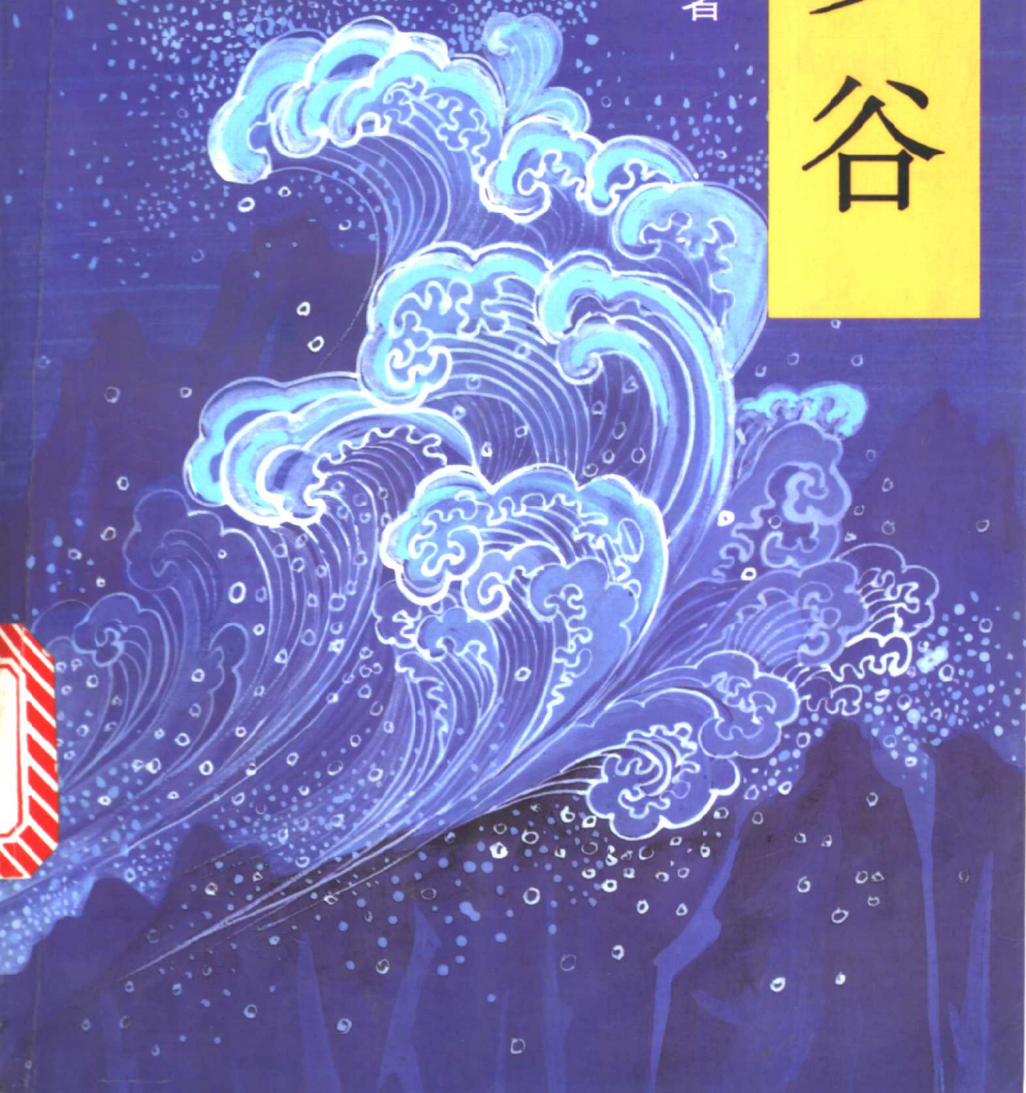


# 无梦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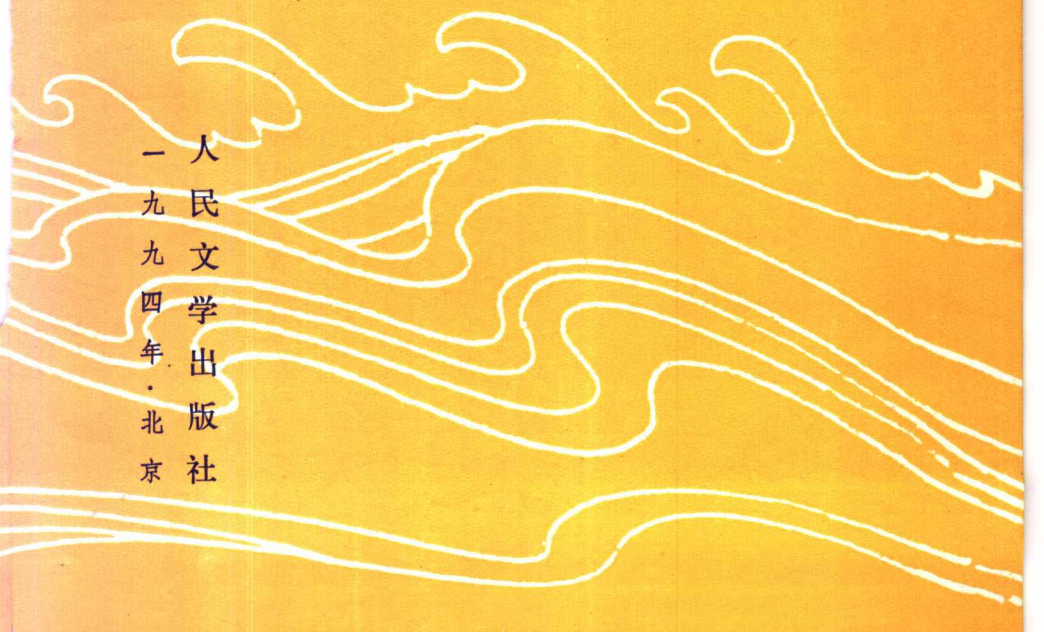
叶文玲 著



# 无梦谷

叶文玲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  
一九九四年·北京



(京)新登字002号

责任编辑：赵水金 高贤均

无 梦 谷

Wu Meng Gu

---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 6 6 号)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北 京 东 光 印 刷 厂 印 刷

字数464,000 开本850×1168毫米 $\frac{1}{32}$  印张20 插页8

1994年8月北京第1版 1994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,001—4,000

---

ISBN 7-02-002009-7/I·1655

定价 13.65 元



作者

1988 年春于香山

命运之神安排了生活中的一切，却偏偏  
不给人们剩下一个“假如”。

人生不可无梦，也不可长梦不醒！

——题记

## 第一章

不管你是否相信，不管你是否愿意，要发生的事终会发生。

事态好像就从这里起始，从这一串眼泪起始。

女人流泪是由于软弱。那么，男人呢？

楚汉断断没有料到，他与鲁越之间会出现这样的场面，他们两人会有这样的对话。

一个星期前，他突然收到鲁越来信，那封连称呼连惯例的问好也没有的信，字迹潦草得厉害，这是从来没有过的。

这些日子，我的脑子里总是跳动着普希金的那首诗：假如生活欺骗了你……

但我无法不忧愁，不悲伤。楚汉，你在E市那几天，我没有掩饰心里不快，可惜你来去匆匆，我们竟没能好好谈一谈。

人的确有第六感官。日本电影《绝唱》中，病危的小雪听到了她远途跋涉的爱人正在向她走来；而我的感官告诉我：她，正在离我而去……

夫妻间相对无言与激烈争吵相比，你以为哪种情况更亲近些？

人的心是勉强不得的，的确如此。我们几十年的经历，难道不足以说明这一点么？

我心情坏极了，真想马上跑来找你……

现在，鲁越来了。

黎明的薄暗中，一米八的汉子垂着头，像块铸走了样的铁疙瘩

瘩，墩在候车室一角的铁脚长椅上。

他垂着头，断断续续地诉说，语不连贯，声音低沉，神情凄楚。

“……不说，我心里实在堵得慌。你是我唯一的精神支柱，除了你，我还能同谁说呢？”一声近似呜咽的叹息，从他嘴里进出来，“楚汉，我真没想到……”

犹如乱箭穿心的“没想到”，到底先由鲁越说出来了。

一团酸涩猛地堵上了楚汉的喉头，他拼命将它和泪花一起吞咽回去。

鲁越没能忍住。一串大而又亮的泪珠，随着呜咽，沿着他那黝黑而胡茬粗硬的脸颊滚落下来，一颗一颗，碎玻璃粒似的，砸在那双同样黝黑而粗硬的拳头上。

楚汉觉得，那眼泪一颗一颗，全砸在自己的心头。

他垂下眼睛偏过头，他实在不忍看见这串男子汉的滚滚热泪，自己忍了多时的泪花，却夺眶而出。

他颤着手指，“嗤”的一声，又划着火柴点了一支烟。

有生以来，他和他是第一次这样流泪，即便在最沉重最不堪回首的日子里，他们也从未这样相对而泣。

女人流泪是由于软弱。那么，男人呢？

这应该问润！应该叫她来看一看，叫她亲眼看看这情景……楚汉恼怒地想，焦躁和愤恨越来越多地占据了他的心胸。

不，润来看了又怎么样？她得知了又怎么样？咳，女人，女人永远无法体会男人的痛苦，特别是为她而生的痛苦。

时间在静泣中流过分分秒秒。

总不能在这儿呆下去呀……楚汉又一次叫道：

“鲁越，我们走吧！”他的声音虽然沙哑，却充满了柔情。

鲁越没有动。纷落的泪珠已在他的脸上凝固了。他呆呆盯

住不远处的地面，高大而微佝的身子仿佛石化了一般，和这铁脚木椅铸在了一起。

这间新扩建的候车室，十分清冷宽敞。黎明车次极少，旅客稀落，即便间或进出几人，也都笼袖缩颈地匆匆来去，谁也不注意呆在角落里的这两个男子。

呜……远处又一次传来汽笛的鸣叫，接着便是车轮与铁轨的越来越沉重的撞击声。

是货车，也不在这个站停靠。

总不能老在这儿呆下去啊！楚汉焦躁起来，再次去摇鲁越的肩膀。

“走吧，鲁越，家，家去吧！”他柔声劝说，想到了一个最能打动对方的情由，“苻贤芬不在，她带孩子回娘家了，正好，我们可以安安生生一起呆，呆两天。”

“不，我不去了，”鲁越答，“我要乘下一班车回去，下午我还有课呢！”

有课？你这模样能上课堂？楚汉在心里叫道。但他没说，他不能让鲁越误以为是在责备他。

该责备的不是鲁越。

“那，鲁越，你，你刚才到底是哪趟车到的？天多冷！出门也不多穿件……”楚汉又把话咽住了。他还是不能让他有丁点儿受责备的感觉。是的，失魂落魄的人，哪有心思衣着？他完全可以想见鲁越这次奔来的张皇情景。

“大概是……”鲁越含糊地说了那趟车次，“一下车，我就先给你们学校总机挂电话，总机不肯转，到刚才，才又挂通……唔，到的时候是十一点五十分。”

昨夜十一点五十分？现在是早晨五点二十分！这么说，鲁越独个儿冷冷清清地在这里等了他整整五个半钟头，冻了整整

一夜！

楚汉的心又一阵紧缩。忧虑和焦躁再次化为深深的恼怒齐集心头，他不由得咬了咬腮帮骨，暗暗想，我要把这一切都告诉你的，洞，你得知道你的罪孽！

“这么说，你一定不肯去家了？”

“不去了。”

“可回E市最早的车是七点三刻，还有两个多小时呢！”楚汉说，“至少你得跟我去吃点东西，你一定饿了。”

“我不饿。”

“那么，咱们出去遛一遛吧，我都快站僵了！”

鲁越点点头，直起身来。从刚才见面到现在，他第一次顺从了楚汉的建议。

楚汉上前一步，撩起了棉门帘。

呵，寒风尚未停刮，薄雪已经满地。

朔风紧吹，细碎的雪花，有一阵没一阵地飘洒。四周的人景笼在这迷茫的雪雾中，远山近水，混沌模糊。

空气奇冷。车站附近的这条傍河小路出奇地静谧，横七竖八的枯草，凜凜地矗在结了薄冰的河面上，很似一幅意境凄怆而旷远的铁画。

他们来回踱着。

鲁越几次犹豫，他想直话明说，连着两个多月，她连碰也不让我碰一下……但他实在羞于出口，夫妻间的这种事，最难对人言诉，那怕对至亲的楚汉。

“楚汉，前年你到E市时，咱们一块看了场《大篷车》，记得吧？那个吉普赛女郎密莎，为了成全她的爱人而去死。可我，不，我没有那么高尚。相反，我赞颂基度山伯爵——爱德蒙！我

鲁越，毕竟是山东人！”

鲁越说完，深深吸进几口清凉的空气，觉得心里好受多了。哦，更主要的是，和楚汉在一起！

楚汉丢出了又一个烟蒂，伸手再摸口袋里的烟壳，空了。

刚才，闻讯匆匆奔到车站见鲁越时，他揣的是一盒未启封的烟，短时间内，一支接一支地抽完了这盒烟，现在，觉得口腔焦苦异常。但更焦苦的是这颗心……我要把这一切都告诉你的，润……他再次发狠地想。终有一日，你会后悔，你会……

他再次用力干咳几声，说：

“鲁越，你应该明确地告诉我，哦，你刚才说的这一切只是现象，只是感觉。你就照，照直说吧，你是不是确实肯定润已经爱上了别人？告诉我！”

鲁越没有吱声，但是，那双躲过楚汉直视前方的眼睛里，分明有着明白的答案。

“说明确点，鲁越，他是谁？”

鲁越垂下眼帘，咬住嘴唇。这一回，是楚汉朝他直视了。楚汉那炯炯直视的眼睛，使他闭不住自己的嘴。

“……！”

楚汉目瞪口呆。

他不相信。这个名字太响亮。眼下，这个名字属于当今文坛最轰动者之列。不，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

真不可能么？为什么不可能？

“你……用不着这样吃惊，惊，惊怪！”鲁越忽然口吃起来，“楚汉，我没有错怪她，是她自己明明白白写在日记中的。”

“日记？你看她的日记？”

“这？润的日记从来对我不保密。再说，她……”鲁越把“她自己亲口对我说过”这句话咽下了。他改口道：“你何必惊怪？

楚汉，你又不是不认得他。他对于你我都不是陌生人。”

是的，不是陌生人，不陌生！楚汉也曾把那个“他”当作最可敬重的朋友，尽管他们不久前才结识。但是，人对人的理解认识，难道能以时间早迟日子多寡来衡量？涧，涧，这一切难道是真的？你不该教我隐约的预感成真，你不该教我骤然心理失衡！

“楚汉，我现在什么都跟你说了，”鲁越住了脚步，定定地望着楚汉，又嗫嚅起来，“我想，你任，任何人都不会告，告诉，是吧？不要告诉别人。”

楚汉点点头。他想鲁越一定指的是别告诉苻贤芬。

那当然。怎么能告诉她呢？如果苻贤芬能接受这类话题，如果苻贤芬能为他分担这类痛苦，那就不是苻贤芬了。

“请你不要告诉……童，童浅草！”鲁越咕哝着，低低的声音透着些微局促。

为什么？楚汉睁大了眼睛，在心里惊问一声。鲁越突然提到的这个名字，像火花闪过他的心头，连眼前都为之一亮。每次每次，都是如此。这个至亲至爱的名字，总能唤起他这种又温暖又明亮的感觉，可是……

哦，鲁越大概是不好意思，再谦卑的男人也有自尊，何况……

“你忘了？涧是最爱向她倾诉心事的，童浅草肯定和她统一战线……”

是这样么？也许是这样！楚汉惊疑地想。但是，如果涧真的向童浅草诉过心事，童浅草首先要告诉的难道不该是他么？他又怎能做到不向童浅草透露？当他的心整个儿浸泡在酸涩的苦海中受煎作疼时，他第一个念头就是想告诉童浅草。他祈望隔山隔水的她，能及早为他分担这份忧心，当今于世，能为他分忧解愁的唯有她。

他没有点头，他丝毫不愿欺骗朋友。

“也不要告诉涧！”鲁越重重地吐出一口气，“不要告诉她我到你这儿来过！”

荒唐！楚汉真想骂出来。如果是这样，你为什么要到我这儿来？分明来求援却还要……你这又倔又蠢的山东佬！

楚汉重重地朝鲁越肩脊一捶，心里却突然轻松了。

看来，事情远非鲁越说的如此严重，更没到不可收拾的地步。也许，一切都被这个山东佬的眼泪和疑虑夸大了。

是的，爱能蒙蔽一个人的眼睛，越是浓烈便越糊涂，你这个大鲁啊！涧再怎样也决不会丧失理智，她决不会走得很远，只要他楚汉一出马，一切云雾便将消散。

“那你就别胡思乱想了，振作起来，我的朋友！你想想，咱们是多少年的朋友啊？二十七年肝胆相照到如今，容易么？”楚汉越发热烈起来，“伙计，你不看看，现在又是什么时候？八十年代，八十年代刚刚开始，我们走过了炼狱，已经看到了曙光，会改变的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！”他停了停，神清目舒地大声道，“我会对涧尽责，我要让她明白这一切。伙计，相信我的话，一切都将烟消云散！”

情绪激动就口吃的楚汉，一口气说了这么多，竟然一点不口吃了，这是少有的。

鲁越又喜又疑地点点头。

“咳，如果真像你想的这么容易，便好了……”鲁越的眼睛，露出了孩提般万分信赖的微笑，口气却十分犹疑。是的，还应不应该告诉楚汉那些“细节”呢？

“楚汉，你不晓得，涧这次走，就是故意憋着一口气不让我送的，她是存心摆出一副冷淡破裂的架势……”鲁越咕哝着。

“不不，这些都没有什么，她又不是第一次出门，你别在这些小事上头想得太多。鲁越，你只要记着这一点就是了：无论什么

时候，我都和你站在一起！哦，你看，这是车站。哦，不知为什么，我总觉得我们的人生，是从二十三年前的车站开始的，记得吗？鲁越。”

记得，当然记得。鲁越悒郁地想，干吗还提这一切呢？

“我永远忘不了二十三年前的 E 市车站。你在那里偷偷接过我，又偷偷送过我。我们最后就在那里分的手！二十三年前的那天，当我在车窗里看见你挥动一双大手远远朝我奔来时，我所有的苦闷不快，一下消散了大半！哦，我不孤独，我还有朋友，还有你！鲁越，这几十年，我们都是互相支撑着走过来的，光凭这一点，就该永生铭记！”

鲁越不响了，眨巴着发潮的两眼盯着楚汉，心头热浪如涌。

“我要说的就是这句话：虽然润是我的妹妹，但你们之间若有不和，我一定和你站在一起！我要告诫她：不能也不许忘却往事，不管它是多么苦涩！”

楚汉轻咳两下，低沉而有力地重复道：

“是的，我一定要叫润和我们一起重温这一章！”

也许，一切该从楚汉头天夜里的梦说起。

楚家兄妹自小多梦，这大概是母亲的遗传。

就在鲁越来找的头天夜里，楚汉又做了一个梦，那是一个旧梦，一个在他十二岁时曾经发生的真实事件。当然，那事件与眼下的事并不沾边。

梦中唯有一点情景相似，那就是下雪。

不过，那是南方的雪，那雪下得好不温柔缱绻。

缠缠绵绵的雪，下了整整一天，整座宅院银装素裹。因为这雪，渐见残破的墙垣被遮盖了；因为这雪，业已剥蚀的门楣被掩饰了；天上地下，是遮掩了一切的洁白，楚家大院里里外外，是帐

慢了一切的缟素。

楚汉隐约记得，院里院外的这般情景，似这般帐天幔地的奇美异常的素白，他只在两岁时见过。那是在祖父楚向梵丧葬的日子里，那真是一场轰动小镇的大出殡！

不是豪富也并非官宦的楚家，只因曾祖曾经变卖大半家产，创办了全县第一所书院——“海天书院”，这非同小可的善举德行载入了“海天县志”，并深深赢得众家百姓的崇敬。尽管书院几度中辍，书香传家的楚家所散享的荣光和声名却丝毫未减。祖父楚向梵的葬礼隆重无比、风光异常，那素纬高悬、挽幛如川牵引四乡八岙的送葬，是1938年隆冬的汀桥镇最令人瞩目的浩大场面。当然，那场面最后明晰地剩留在年幼的楚汉记忆中的，便是这遮天盖地的白。

时隔十年，又是这白雪！引起十二岁的楚汉兴奋的不光是今天这雪，而是明天一早，他将作为得继楚家一脉文心的长子，远行江州就读中学；临别前，正好能在家里完成一个他最热衷的美丽仪式——点“间间亮”。

这天是正月十五。正月十五点“间间亮”，是汀桥镇的一项美妙的风作。

楚汉专心专意地用小刀削着蕃薯片。这一块块削得圆圆的薯片，只要插一根铁钉，便是很玲珑的烛台。但等黄昏来临，院子前后的天井里，除了那圈线香，四角都将有这插着小红烛的烛台；不光天井，每扇门后，每个房间的角落，甚至厨房的米缸柜橱都一一放置；这些房门、橱门、碟盖，亦都为这美好的祝祈——大敞。那时，不光他们楚家大院，汀桥镇条条长街，家家烛火明亮。而因为下雪，正月十五下了这场难得的好雪，白雪红烛相映照，将会更加美丽。

楚汉陶醉在即将到来的仪式中。他用心用意地刻削薯片，

削得如同模子倒出一般溜圆。为了不被众多的弟弟妹妹打扰，他独自躲在后院小天井柴房的一角做这事。但他猜测，也许不等他做完就被发现，而最能发现他的行踪的，一定是润润。

“哥哥，我可找到你了！”果然是润润！五岁的小润润，从前天得知他要去江州读书起，便乌亮着眼睛从早到晚同他软缠硬磨，缠来磨去，无非叫哥哥偷偷带她乘上江州的小火轮，哪怕藏在被卷里、书箱里她也愿意。

穿过雪幕，沿着围墙，润润欢叫着向他奔来。薄薄的雪幕中，只见跳动着鲜红的两朵火焰，那是她的花袄？还是辫梢的蝴蝶结？

楚汉只好走出柴房，还未及应声，突然，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！

围墙坍了！后院靠柴房的围墙坍了那么大一一片！这样的日子，这样的时刻……

曾祖盖房筑下的围墙，那道黑瓦覆盖如波起伏揽护着楚家大院的带花窗围墙，不是在台风大作的八月，而是在下雪的正月十五坍塌；虽然是日见倾圮的墙垣，但是，早不坍，晚不塌，偏偏在楚家的长子离家前夕坍塌，这于楚家大院，意味着什么呢？

虽然令人千惊万骇，所幸的是，楚汉没受伤，正好沿墙跑来的楚润没有受伤，楚家的人丁，一个都没有伤着。

从此以后，楚家大院再没有点过“间间亮”。

而后的许多时日，而后的许多年月，楚汉但凡一做梦，便常常梦见这儿时情景；伴随着半垛墙垣的突然坍塌，是一声惊心动魄的巨响！

也许，这个征兆，对于十年以后的厄运，也是个预示？

楚汉踉踉跄跄地扑到车厢门口。

一见鲁越那人高马大的身影，他心里陡地一热，疲软的身子就像被狂风吹歪的一捆干柴，差点跌下台阶。

鲁越的两条长胳膊一扬，犹似宽宽展开的安全带，把他连人带行李都接在了怀里。呀，他发觉楚汉的身子烫得像块火炭。“楚汉，你病了？”

“没什么，兴许是感冒了。不要紧的，不要紧。”楚汉强提劲头定定神，迷茫地张望四周，喃喃道，“哦，这就是E市了？”

“忙什么，有你看的时候呢！瞧你，都烧成红眼睛阿义了！哪，东西统统给我，扶着我肩膀。我们到车站门口叫辆三轮车。”

“不，不用，我能走，能！”楚汉望着四周，怅然喟叹。哦，E市原来是这般模样！迢迢千里，茫茫中原，和山青水秀的家乡，和他刚刚离开的大上海，怎么能比呢？

他挪着步，两腿飘飘，如踩棉絮一般绵软。

鲁越将站台票叼在嘴里，左胳膊挟着被卷，右手抓着断了提把的网篮，大步咚咚地走到出站口，又跑步回来接应他。

“不，鲁越，我能走。”楚汉不想叫他搀扶。鲁越能来接他，这就千好万好。他一定是偷偷来的。那三位与鲁越一起先行来此的老兄，不就不见影么？

“鲁越，你们住哪里？人事局招待所？不远？那太好了！”

楚汉心里升起更多的暖意。也许，离开了D大倒好，选择来北方真是上策……在心头罩了一路的阴霾，慢慢消散。

只是，他病了，一到陌生地就病倒，这多糟糕！

鲁越还是搀着他慢走慢行，一边问：

“怎么搞的，楚汉，你怎么捱到今天才来？”

“是他们给定的时间车次嘛！”楚汉闪出一丝苦笑，“说是上边有规定，我不能跟你们一道走。”

“什么上边规定？还不都是郑挚这家伙搞的鬼！”鲁越火气

冲天地骂了一句。

楚汉没有应声，心想，你还不知道走前的一幕呢！但他没有力气讲，只盼快快到住地，快快躺下来。在挤挤攘攘的硬座上挺了二十七个小时，他全身的骨架都快散了，每一块肌肉、关节，都火烧火燎地痛。

“我们先来了也是白等着，妈的，还不知道等到哪天才有消息呢！”鲁越还在骂骂咧咧，“楚汉，阿梅向你致意。他不敢和我一块来车站，可电报是他接的，早上偷偷地塞到我手里，还怕老韦和小姬看见。他说请你谅解。”

楚汉苦笑一下，点点头。他当然谅解。是的，再不是被同学们前簇后拥的日子了，自划了那“一杠”开始，一切的一切，都将今非昔比。

“那两位一早出去逛街了，阿梅可能还在蒙头睡大觉。”鲁越絮絮地说，“喂，伙计，这E市什么都不怎么样，唯有一点可取！”他的两眼闪起光来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馒头！馒头！”鲁越两眼闪闪，“招待所食堂的大馒头，虽然没有咱学校的面白，可是揉得够劲，二两一大个，一捏一弹，咬起来真够劲，嘿，我一顿三个！到底是咱北方老乡，知道怎么做馒头！”鲁越像大孩子一般眉飞色舞。

楚汉顿时想起了在D大时鲁越一顿消灭十二只大包子的纪录，微笑了。

他们到了出站口。放置一旁的网篮，已被挤来挤去的人撞散了，七零八碎的东西，散了满地。

“该死，刚才真不该放在这儿。”鲁越咕嘟着，手忙脚乱地帮楚汉收拾，又捡起一张从日记本中掉出的照片。

好一个沐浴在朝阳中的少女！